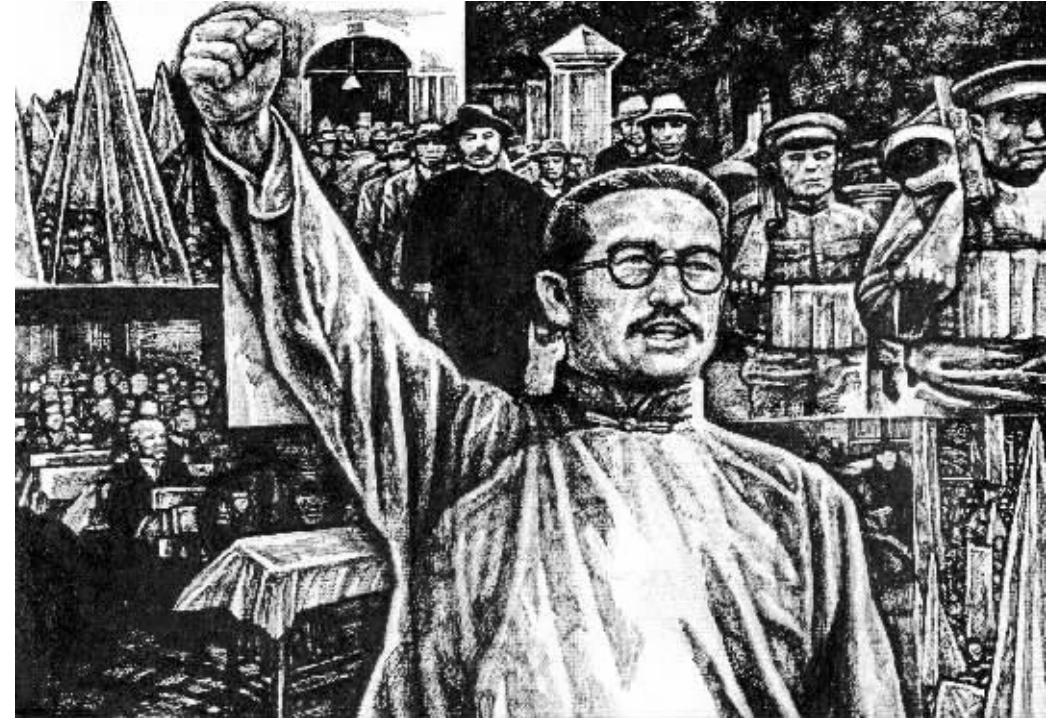


尚未远去的纪念廖乾五烈士诞辰135周年

周成斌 文图



01 觅渡 彼岸何处

自清季康乾以来，历朝以来的天灾兵燹，使得滚滚流民从湖湘闽粤一路迁徙，越过川陕交界人迹罕至的猛恶老林，顺着延绵在莽莽山峦中若隐若现的羊肠小径，寻找能够休养生息的家园。八仙地处巴山北麓，边地苦寒，在刀耕火种之余，丁壮们为了挣得聊以糊口的微薄力资，不得不组成结队背盐，伴随着鸦鸣狼啼与晓风夜露，常年奔波在巫溪大宁河的盐道上。

流溪河龙门桥畔，廖氏一门三子，长兄翰屏秉承父志，还存留了没落王朝最后的余荫，以寒窗苦读考取的秀才功名，延续着在当地的体统与乡望，安守着家山和先祖的老宅，俨然已是本族的宗长；次兄定三留学归来，在武汉三镇从事革命活动；三弟乾五气度恢弘，在长兄的亲自教下，于家中习文练武。

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这是数千年来传统士人尊崇的信条和至高理想。然而，廖氏兄弟的个人命运也在动荡潮流之中，与不堪的乱世狭路相逢，沿着跌宕起伏的历史掌纹走向各自命运不同的拐点。

光绪三十一年，时逢千年未有之变局。天朝上国沿用一千三百年来的科举制度被废除。帝国京师的物华天宝与气象万千，还有宗庙社稷与国之重器，也只存在于欲进京赶考的士子们无限心驰神往之中。学而优则仕，当精通楷书的举子在八股制艺的起承转合中寻章摘句，还沉浸在文章里吟哦不决时，来自紫禁城的一纸诏书，宛如晴天霹雳；仿佛在短暂的夤夜之间，经年青灯古卷的读书人都成了孤臣孽子，惶惶如丧考妣，书中所云的黄金屋与颜如玉，转瞬已化为一枕黄粱，晋身之阶崩塌于骤然。

是年，前途陌路的痉挛与阵痛，牵动着举国士人们的脆弱神经。山雨欲来风满楼，身处于时代洪流中的廖氏兄弟，怎堪安然置身于世外。

觅渡，焉能不渡。

02 辛亥 家国之殇

面对何去何从的迷惘和彷徨，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月，弱冠之年的乾五其实有很多选择。譬如做一介不问世事的野老遗少，归隐于林泉之下，营造空中楼阁般的精神世界，在故纸堆里皓首蹉跎；当课徒乡间的塾师，教化一方百姓子弟，在子曰诗云与之乎者的吟诵声中儒雅斯文；或是在川陕道上经营盐业，行商发迹，坐拥良田美宅，安享衣食无忧则足矣。非也，乾五才气纵横，抱负远大，蛟龙岂是池中物。

面对何去何从的迷惘和彷徨，弱冠之年的乾五，不甘于蛰居于山乡一隅，冥冥之中，他已经感觉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，盼望着有一天沿流溪河顺流而下，去看看山外的世界。

光绪三十三年，岁在丁未，农历正月初一。

乾五毅然辞别了兄嫂和新婚娇妻，投奔远在湖北谋事的次兄定三。年青的背影顶风冒雪，在韩河梁凌冻的山道上蹒跚而行，一路朔风萧萧，犹如易水悲歌。孰料，此去经年，竟然已成永别。

西安是八百里秦川的西北首辅之地，自古与三晋互为山河表里。宣统三年，岁在辛亥，时值豪杰仗剑而起的板荡时代。壮士起于草莽，英雄莫问出处。蒲城甘北村，是年，年方十八的杨虎城已是名扬关中的刀客首领，与清廷父仇不共戴天，麾下啸聚民军数百之众，游弋于渭河两岸，虎视眈眈，以伺时机而举事。宁为百夫长，胜作一书生。兴安府大同，出身于商人家庭，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陈树藩，时任新建陆军第三十九混成协炮兵营队官，驻防于省府西门外的大营盘，同盟会和陕西哥老会的会众们密谋举事，时局已是战云密布，一触即发。

此时，身在北京的乾五，在次兄定三的资助

下，已从京师农业学堂毕业，在北京农事试验场工作。乾五数千里的跋涉游学，一路所见所闻，都是列强横行，民生凋敝。所以，他决心致力于农事改良，走实业救国的道路，也许会大有作为。

03 革命 大浪淘沙

两湖流域的武汉三镇，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这是洋务派痛定思痛的一剂良药。晚清名臣张之洞在此兴办洋务运动，以官督商办和利用长江水运之便利，汉阳铁厂日夜不息的冶炼炉火映红了江水，制造出了铁轨、钢锭，连接着中国动脉的京汉铁路；汉阳兵工厂的“汉阳造”步枪和七点五公里汉造山炮，更是享誉四方的名品，经历了无数中国近现代战争。武汉三镇汇集了当时最大的手工业工人群体，他们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付出了无比艰辛的劳作，用血液与生命，润泽着工场里高速运转的机器和隆隆运转的齿轮，正如当时无数有识之士的集体呼声，尊劳工之神圣，还公理于人民。

在近百年前，流过武汉三镇的万里长江上，停泊的是西方各国的轮船，列强们的军舰耀武扬威的游弋在江面上，褪去炮衣的炮口虎视眈眈，租界里大腹便便的外国资本家和买办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衣衫褴褛的人力车夫、挥汗如雨的码头苦力，食不果腹的铁路工人；工部局巡捕房里的那些来自积贫积弱亚洲邻国的雇佣差役，红头印度锡克巡捕和头戴雨笠帽的安南警察，茶楼酒肆中无所不入的华人“包打听”，弄堂里四处窥探的帮会分子，满街上带头抓捕邀功请赏的节节投敌者，各种势力犬牙交错。这使得出身陝南农家的乾五感同身受，和同时代的很多革命者一样，对当时的北洋政府非常失望，他们的心情都很迫切，需要去改造这一切不平等的现象。

在参加“武昌首义”的老同盟会员孙武、熊晋槐介绍下，乾五在三镇的第一份职业就是《湖北通报》的特约记者，为他开展广泛的社会调查和革命活动提供了很多方便，江岸车场、徐家棚这些劳工们寄居的棚户区，乾五的足迹无处不在。也就是在这时，在清芬四马路刘伯垂事务所，乾五接触到了包惠僧、李汉俊等一批中共早期党员，并加入了武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，更结识了竹山“大老乡”，武汉司法界的施洋律师。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，正是他们酝酿了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工潮——二七大罢工。

对于乾五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和罢工领导者，当局开出的赏格令各方势力无不垂涎三尺，几万白花花的银洋，按照当时的物价，八百银元就可以在汉口买下一套宽敞的石库门房子。

04 黄埔 风雷激荡

兵者，国之大事，生死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位于广州市郊的长洲岛，恐怕是近百年以来中国最有历史地位的江心小岛。上个世纪初，岛上创办了一所新式军校，培养步、骑、炮、工、辎重等诸科初级军官，其释放出来巨大的精神能量，“到黄埔去！”的口号，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，这所军校的信仰与主义，名震遐迩，这就是黄埔军校。

民国军界素有“保定的课堂、云南的操场、黄埔的战场”之说，概括了三所军校鲜明的办学特点。保定军校于清末小站练兵之后崛起，引用欧洲列强的操典方式，以其德国陆军为范本，学科建制与理论素养无可挑剔；云南讲武堂在民国初年的护国运动中独擎南天，教员大多留学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，沿袭日式医科教学，动辄体罚，法度异常严苛，以白刃突击战见长；黄埔军校的军事顾问大多是苏俄资深军官，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，以丰富的战场实践经验而著称。

今天我们不难想象，多年的困顿坎坷与经历，使得中年乾五华发早生，戴着圆框眼镜，背已微驼。在黄埔军校的课堂上，经历过辛亥革命、护国运动，兼通军事和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乾五，用抑扬顿挫的八仙方言讲授着革命理论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。他把法国大革命、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建立的政治工作传统，深入浅出的讲解给学员，做一个有政治觉悟的合格军人，是军校政治教育的必修课程，更是乾五作为军校教官的初衷：台下正襟危坐的军校生们都非等闲之辈，而是当时千里挑一的青年俊彦，他们从入伍生开始修业，期满合格毕业之后，担任排长、连长等尉级军衔的基层军官，历经军旅的淬炼与战斗的积累，达到相应的实践经验和职务履历后，他们之中的优异者会擢升为将校军衔的高级军官，继而指挥更多的军队；中国幅员辽阔，历来是大陆军主义最为理想的实践课堂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二、三十年代中国，团级建制是能够承担独立作战任务的基础军事单位，通过团级作战指挥经验的积累，便可以逐渐指挥师级以上战役作战。这些日后在中外战场上纵横捭阖、运筹帷幄的将帅们，正是以军校生为起点，进而步入历史的大视野。

当党代表乾五带领着建国陆海军铁甲车队，在开满木棉花的南粤穗城中操练巡逻，队列中的青年军人们军容整肃，充满了朝气和英武。这支精锐的铁甲车队官兵，就是“铁军”叶挺独立团的骨干和基础。

对于湖北前四期的黄埔生来讲，客居楚地的乾五和他们的父辈们并不陌生，甚至是莫逆之交。当时黄埔军校一期的风云人物李之龙和张其雄，四期的柳野青、聂绍弩，他们的入学推荐人就是廖乾五。

顺着乾五执教黄埔的经历，偶然从军校同学录里发现了小城子弟的通信名录。这绝不是偶然，而是必然。正所谓，十室之邑必有忠信。毫无疑问，自辛亥革命以来，邑中诸多子弟立志走出乡关，投笔从戎，放眼神山外，开风气之先河，搏击时代之浩荡潮流，当以廖氏昆仲为肇始。

将军百战死，壮士十年归。

然而，辞家出征时，他们只是寻常百姓家的良善子弟。当干戈寥落之后，身为沙场过客的他们，只有极少人得以卸甲归田，在铸剑为犁的安详中度过余生。更多的军中袍泽一去则杳无音讯，此生再也未能回到故乡，而是凋零于战场，化作异地原野中的一抔黄土，于他乡溘然长眠。当这些即将湮没的背影步履匆匆离开家乡，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他们是那样年轻。

05 南昌 星火燎原

赣江之滨的名城南昌，地处江西省中部偏北，赣江下游，濒临鄱阳湖，水陆交通发达，形势险要，自古就有“襟三江而带五湖”之称，因王子安的千古名句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而冠盖于世。史书中的洪都因文章而闻名，军史中的南昌因起义而闻名。

九十多年前的那个午夜，这座千年古城成为了时代的风暴中心，8月1日凌晨二时，嘹亮的军号声响彻南昌的夜空，乾五以绝无仅有的机缘，全程策划参与了这次彪炳史册的伟大起义，同时，他作为亲历者也见证了这一辉煌时刻的到来。

今天，起义的军号声依然回荡在英雄之城。乾五和昔日战友们的雕像，仿佛按照起义之夜的战斗序列，并列于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共和国的将帅之林，肃穆地矗立在洒满浓荫的指挥部庭院中，静享着前来瞻仰先烈的人们无限崇敬的目光。

此役，几乎集中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所有精英，两万余人的起义部队中诞生了百余位将帅。由乾五亲手创建的“铁军”，其骨干和精神在其后近20年的革命战争中发展壮大。南昌、秋收、广州起义的骨干力量基本来自“铁军”。井冈山会师后成立的第一支红军之所以命名为红四军，抗战初期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将南方游击队改编为“新四军”，其意均是为了继承北伐“铁军”的光荣传统。“铁军”这一称号始终贯穿了中国革命，无数英烈们在军旗的指引下，将星闪耀，百战荣光；他们的名字在军史和战史中熠熠闪光。乾五则是他们的革命先驱。

当晚，起义指挥部的口令是：“山河统一”！



06 长沙 碧血千秋

更让我唏嘘感叹的是，翻开烈士的传记年表，何等壮怀激烈！乾五几乎参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前期的诸多大事件，在中国地标的省份与城市都留下光辉足迹，北京、两广、闽浙、海南、上海、香港，还有烈士生命的节点——湖南。青山处处埋忠骨，何须马革裹尸还。身为湖南省军委书记的乾五，不幸被捕。国民党当局威胁利诱、严刑拷打，乾五只是横眉冷对，都未能让这位信仰弥坚的中共老党员开口。

俱于乾五在两党以及军政界的崇高威信，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不敢公开审讯，于1930年9月3日夜间下令，将乾五解至长沙郊区秘密杀害。就义时年仅44岁，三湘毓秀之地的长沙，竟成将星陨落之处。乾五身后颇为凄凉，无子无女，身无长物，乃至一帧清晰的照片都未曾留下。遗憾的是，由于年代久远，不知道乾五埋骨何处，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中，有太多的英烈和乾五一样，档案史料上短短的一段文字记载，就是他们的一生，但是，文字后面的历史是多么的惊心动魄。

流溪河从家乡的山地流过，一路流向汉水，再汇入长江，奔向大海。

从默默无闻的乡村少年到黄埔军校教官，从二七和省港大罢工领导者到第四军政治部主任，乾五的人生经历了多样而又传奇的转变。他于军务倥偬之间的阵中日记和往来电文，这些跃于纸面上的文字，更是让我唏嘘不已；他以一个中年人洞悉世事的豁达，流露出对革命的信仰与情怀，竟然是如此的坚定执著。

在我看来，乾五的人生经历诠释了信念和担当，给家乡正在努力奋斗的人们带来希望和动力，一种来源于心智上的鼓舞与启迪。

07 平利 烈士故里

北京，1985年秋。年近九旬的叶剑英元帅为了却多年夙愿，亲自安排部署，召集湖北、陕西、四川等省的党史工作者，寻找廖乾五烈士的下落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陕西省的党史研究专家组，辗转十七个省市，走访了上千人，历尽艰辛，寻访到了烈士的故乡——平利，终于揭开了尘封已久的历史。

作为陕西党史第一人的乾五，第一位任教于黄埔军校的陕西籍政治教官，他于1922年加入中

国共产党，是贺龙元帅和周士第上将入党介绍人。

这段峥嵘岁月，不只是关于乾五本人的革命经历，而是早期中国革命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见证和集体记忆，是陕西的光荣，更是平利人民的光荣。

对乾五而言，流溪河始终是他走出家乡的起点，也是魂归故里的终点。

乾五不朽，忠魂归来！

08 龙门 乡关是处

一路向南，道不尽心中的感怀。回到位于巴山北麓的边陲八仙，我多次穿行于狮坪街、黄石和王家榜。云横巴山，雾绕化龙，时光的步履如此悠长，似乎黏稠而淳厚。跨越百年时光的深邃遥望，透过烟云如织的天空，我隐约可以看到当年山地先民的身影，是那么古意苍苍，甚至能感觉到他们身上散发出烟熏火燎的尘世气息。

座落在川道之间的茅屋院落，依山而建的石砌寨子，无论是身着蓑衣斗笠或者白衲短褂，擦满补丁的毡裆裤子，缠头帕子里蓬散的发辫，沁满汗珠的黝黑或古铜色的金属般质感面容，执拗的眼神，干涸的嘴唇，脚踏棕板包裹的麻耳草鞋，结满老茧的手里握着锄头、搭杆。甚至是梭镖和火铳；脊梁上被汗渍反复浸润得锃亮的硬蔑背篓，捆扎仔细的高耸盐包，如期如艾的山调，伴随着逶迤在山间的脚夫队伍。他们就像巴山延绵起伏的褶皱，记录着转星移斗之间的周期年轮，就像是回荡在群峰之间的呼啸山风，在峥嵘的岩石上雕琢着凛冽风骨。然而，这些在世间的泥淖中辗转生存的人们，他们历经了多少坎坷，依旧生生不息。

入夜，驻足在集市街头，还是和当今中国所有内陆的山乡一样，传统与现代交汇，街头的霓虹灯与说唱音乐提醒了我，思绪瞬间回到现在。这里的人们勤劳而朴实，我观察着人们的面孔，试图解读他们丰富的面部信息，这里的人们总能给我感动。也许是这就是屹立的巴山和甘冽的泉水，赋予这里的人们的自然禀赋吧，是这片山地众生的集体记忆，在他们执拗而又自信的面孔上；在他们倾诉衷肠的山歌小调下；在他们豪放的笑声和相互谦让的茶碗酒杯中；更在他们脉管中奔涌流动的血液里。

龙门，这方养育过众多俊杰的山地，始终令我为之流连。极目远眺，山势险峻而嵯峨，群峰错列如剑戟。河口的龙门桥连接着山里和山外，更连接着过去与未来。桥已不是当年座桥，然而，桥下的流溪河水从岁月深处中流淌而来，流过沉寂与寂寞，依旧还是波光粼粼。这条衔接时光的河流发源于苦寒的巴山深处，从莽莽林海之中聚集，浸泡着苦难与坚忍，融入乾五的心间；而另一头流向山外，汇入汉水，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；今

天，让我越过时间与空间的界限，去探寻乾五的往事，触动他的乡愁；也许，这种缘自人文探索而产生的感情，连接着山乡深处的龙门。

当我面对浩瀚如海的档案，阅读了大量的晚清民国时期的各类史料，从日记、书信、年谱到传说、回忆录和各类手札，体会到真实的声音和曾经的心灵脉动，按照时间与空间的序列重组之后，乾五的个人经历几乎是贯穿了近现代中国史。在我心中，他无论是戎装佩剑或布衣芒鞋，跋涉在理想与信仰之路，通过他的眼眸，事隔经年，我看到的是一种别样的气息，感触到了乾五身上散发的个性与激昂。纵观版图，从华夏故国到五岭之南，从塞上京师到古粤穗城，从农大校园到黄埔课堂，从血气方刚到智勇沉毅，从而和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史息息相关。

少年子弟江湖老，曾几何时，廖氏兄弟还只是桥前玩耍嬉戏的懵懂孩童，龙门竟渡，有多少弄潮儿跃过龙门而鱼化成龙，去完成近似宗教仪式般的成人礼，伴随着不息的河水走向远方，指引着乡中儿郎走出山地，去远涉江湖；在乾五北伐的戎马生涯中，率四军锋锐之旅，鏖战两湖，又和江汉平原的两座桥不期而遇。

在老家旁边，住着乾五的直系亲属，一位多次与我攀谈的青年人映入我的眼帘，我以多年积累的职业敏感目光，迅速捕捉到了他的面部特征和身体体格，这是没有出五服的珍贵遗传信息，瞬间在我的脑海里进行了对照融合，竟然和乾五如此相像；年青的父亲，乾五的堂孙找出了当年烈士习武的单刀，万字型铁格护手，刀长两尺许，毛铁夹钢，典型的南方八斩刀型制。与乾五烈士一样，驰马试剑，尚武任侠，是每个热血男儿胸中难以割舍的英雄情结，是从《史记》鲜活文字中沿袭千年的游侠精神，这更是豪气干云的朗朗汉家风范，让生活在当下的我，时常可以英魂入梦，景仰着乾五壮怀激烈的一生。

从乾五的一生中，我可以看见一个乡村少年胸怀大志的身影，这些从山林草泽中走出来，从被剥削被欺凌的泥尘里脱颖而出的英烈，在燃烧自己的同时，也照耀了历史；在陕南，人们最看重的是一个家族出了多少读书人和良好的门风，因为艰苦的环境让他们认识到，唯有教育才能真正改变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命运；他们追求文化的不是源于简单的附庸风雅，是来自普遍的巨津大泽的湖湘两江，是传承并根植于中国乡土文化中朴素的智慧，经世而致用。

乾五是我们的乡贤，而在这些源远流长的跋涉之路上，有他们的祖辈、父兄、子侄和他们自己。